

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崎嶇道路

陳元

壹 風浪迭起

今年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的國際貨幣風潮，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價格跌到二·二五%的最低點以下，雖然經強勢貨幣國家如西德、日本和瑞士等購買美元達一百餘億，仍然不能抑止跌風，迫使各國關閉金融市場。二月十二日晚，美國財政部長舒爾茲（Paul Sulis）在記者招待會中宣佈，美元貶值百分之十；同時，日元從十三日起採取浮動匯率，歐洲各國貨幣匯率比貶值後的美元升值百分之十一。目的在於使國際貨幣投機者可以獲利而退；另一方面，使美國商品得以降價格輸出，增加其競爭力，使外國商品輸進美國提高價格，因而減少。最後，美國可以改善其貿易逆差，不至於使美元繼續大量外流，泛濫於國際市場。（註一）

僅僅在美元貶值後的十七天，三月一日，西德、英國、荷蘭和比利時又從三月二日起關閉其外匯市場。其他歐洲國家相繼採同樣步驟。東京鑒於歐洲情形也從二日關閉市場。其原因由於，投機家破紀錄的在三月一日一天內在富蘭克福（Frankfurt）市場拋售美元達二十七億之多。次之，在法國、荷蘭、比利時和丹麥也拋售八億。英國和瑞士的中央銀行因原採浮動匯率，就沒有採取支持美元的措施，但是，英鎊和瑞士法郎對美元的比價也急遽上升。

為什麼美元一再發生危機？許多專家認為，貶值百分之十以後，美元價位已經定得太低。銀行家和經濟學家們強調，美元的軟弱，基本上是表示人們對於整個國際制度失去信心。為什麼失去信心？其一是十四個月之內，美元貶值了兩次；其次是美元不能兌換為黃金；第三是擔憂美國的國際收支逆

差會長此下去，沒有止境；最後，貨幣制度在變動中，沒有人能確說，最後將如何解決。

如專家們所指出，現在的基本問題是：當此信心喪失之際，國與國之間資金的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制是否無法並存。許多人認為，當各國金融當局正聯合制訂新的貨幣制度之時，國際主要貨幣應當維持浮動。

從一九七一年美元貶值以來，一般人一直就在企望貨幣改革的進行，而實際談判的行動却過於遲緩。

貳 立場各異

改革貨幣制度之所以遲緩，其問題的本身固然複雜，而各主要國家的經濟條件有所不同，也因之立場各異，使改革更難進行。

在各國金融市場再度關閉的三月二日當天，尼克森對記者會說，這次貨幣危機不會促使美元作再度正式的貶值。美元是健全的，足以經得起這一次國際對於它的打擊。「我看了美國的經濟，我可以說，今天在國際市場，美元是好的賭注。」他說，在各工業國中，美國的膨脹率是最低的，經濟是最強的，並且，負責的預算更繼續保持美國的低度膨脹率。他表示，希望國際通力合作，建立一個有足夠彈性足以保護任何一種遭受暫時打擊的貨幣之國際貨幣制度。（註二）

依照尼克森三月二日的談話，可以知道，美國仍然堅執其主張，尼克森前於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向國會提出的國情咨文第三部份中曾經說：「第一，我們需要一種更具有彈性的國際貨幣制度，這種制度將維持平衡而避免危機。美國在去年九月已經提出這一制度的基本建議，現在是其他國家和

美國對於這種建議共同採取行動的時候了。」(註三)

早在二月十一日各國在巴黎舉行會議，決定美元貶值日元浮動之時，就已經透露，假若美元再度發生危機，共同市場貨幣即將聯合對美元實行浮動匯率。

英鎊是弱勢貨幣，若要聯合浮動，首先要共同市場之內和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固定起來，這樣，將使英國的貿易處於不利地位。希斯(Edward Heath)乃急於三月一日到波昂和布朗特作長達八小時的商談。三日在記者會中，希斯說：「我們的立場是要在適當的時間和適當的匯率下回轉到固定而可以調整的制度。」前此不久，希斯也曾經訪問美國，和尼克森商談貨幣問題，趁此，希斯也將和尼克森商談的情形告訴布朗特。希斯對於西德所極力主張的聯合浮動提出反要求，首先要擁有大量外匯準備和強勢貨幣的國家，聲明可以用其外匯準備來支持弱勢貨幣，如英鎊與義大利的里拉。(註四)

英國對於聯合浮動所提的對案，對於西德顯然是難以接受的重負。英國、愛爾蘭和義大利的貨幣——法國在三月十一日的大選以後亦有可能——將要求共同市場各國中央銀行或貨幣合作基金的支持，而其大部份負擔將落在西德。英國也可能要求英鎊對共同市場其他國家貨幣作大幅度的貶值，這也是西德難以接受的，因為這將使英國商品在價格上獲得很大競爭優勢，特別是敏感的部門，如煤炭、鋼、化學製品和汽車等。(註五)

果然，三月四日九國財政部長在布魯塞爾開會時，英國財相巴貝爾(Baillie)對於聯合浮動的方案就提出意見，認為要實行聯合浮動就不能沒有廣泛的金融支持。他說：「我們都要準備提供支持，沒有數量的限制，沒有附帶條件，也沒有償還或保證的責任。只有承認支持是無限制的，並且不對於受支持國家課以無法負擔的責任，才可以保證這種聯合浮動的制度能夠對抗目前所經驗的那樣大規模的短期資金流動。」其次，巴貝爾指出，假使為聯合浮動而決定平價，必須為每一國家在其當前經濟情勢之下所能接受。英國之所以避免固定英鎊的匯率，因為如定得過高，將使英國的輸出商品缺乏競爭力，如定得過低，又使進口商品，特別是食物和原料的價格過高，使已經膨脹的英國經濟如火上加油。巴貝爾又提出第三個條件，每一個國家都應有其不可侵犯的權利，就是在共同市場內諸商以後得改變其中央利率。(註

六)

英國泰晤士報也在三月五日的社論「共同市場貨幣」(Community Currencies)中指出：第一，如要固定共同市場內各國貨幣的匯率，只有在中期內，各國的經濟實力，如膨脹率是相同的而不是相異的才行得通；第二，即使在短期之內要實行聯合浮動，也必須假定其所定匯率是切合實際的；如若不合實際則可以作有規律的變動；並且假定強勢的共同市場貨幣準備無保留的以其外匯準備來支持弱勢貨幣。

以上英國的觀點不是沒有理由的。

義大利財政部長則提出採取聯合浮動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由但不完全是沒有受制的獨立浮動；第二階段是共同市場內各國要有一部份共同的外匯準備中心；第三階段是保持低幅度漲落的聯合浮動，附帶有足够的共同外匯準備。

法國財長主張週內即行召開十國會議，包括美國和日本在內，在這次會議中，要迫使美國自行保衛其美元的匯率。他認為這次危機之來，是由於兩個原因，第一是兩週前美元貶值後各國貨幣平價的問題；第二是握有美元者的拋售，擾亂了國際貨幣制度。歐洲所採取解決之道決不可有利於投機者。相反的，歐洲要維持它的平價，而讓美國人負起他們的責任。(註七)

不獨共同市場各國因各自經濟條件之不同，而立場有異，就連尼克森政府內部的各部門負責人也有不同的主張。

在歐洲共同市場各國財長開會的同一天，三月四日，尼克森也召集財政部長、聯邦準備監理會主席、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預算與管理局長舉行會議。

聯邦準備監理會主席柏恩斯(Arthur Burns)認為，目前美元的平價是切合實際的，很少可能由於其他貨幣之因浮動而上升或正式升值而貶低了美元的價值。在這種情勢之下，假使歐洲國家普遍採取管制資金的辦法來支持它們貨幣之聯合浮動，那是非常危險的，同時，這種做法將使近年來國際經濟之邁向融合受到損害。根據這一背景，柏恩斯主張，應當及早透過國際的協定，回返到固定的匯率，而由各國拿出決心來維護這一新的切合實際的匯率以對抗投機。他也認為，美國有力量在國際間恢復美元的信用。

財政部長舒爾茲的觀點則不同。他也認為美元的現行平價是切合實際的

，但是，迅速的回到固定匯率對美國並不有利。相反的，他感覺，歐洲的浮動匯率可以促使世界的貨幣加速的邁向更大彈性的制度，這和美國的利益是相符合的。

由於主張之歧異。一方面是柏恩斯之公開宣稱，美國必須保證二月十二日美元的貶值是最後一次的貶值；而舒爾茲却立刻發表談話，在改革後的國際貨幣制度中，貨幣價值需要適時改變。（註八）論者以為尼克森傾向於柏恩斯的主張，因為尼克森在三月二日的記者會中曾經堅決否認美元之再貶值。殊不知，尼克森在其國情咨文中所提國際經濟政策的第一條就是「更有彈性的國際貨幣制度」，並指明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向國際貨幣基金會所提出的計劃，亦即舒爾茲所擬訂的。

日本是眾矢之的。一九七二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六十五億中有四十二億是對日本的。換句話說，美元之發生危機由於外流過多，外流過多以對日貿易逆差為主要原因之一。三月三日，田中角榮對記者僅僅簡單的說明，日元將繼續浮動，較所預期的時期要長，並指明，美國歡迎目下接近「清潔」的浮動。（按：「清潔」指政府不加干涉）（註九）藏相愛知揆一從巴黎參加十四國會議回到東京時候說，在沒有得到主要貿易國的保證，其貨幣不會因貿易競爭的便利而實行貶值以前，日元不可能回復到固定平價。除非獲得這種保證，則多邊調整幣值是不會成功的。假使各國為了貿易的競爭而相互採取貨幣貶值的手段，那是會造成災禍的。國與國之間的互助是必要的。愛知又說，日本對於國際貨幣的改革，可以從許多方面予以合作，並且有許多方法可以應付美元過多的問題。（註十）愛知的談話顯然是針對美國。日本在經濟上離不開美國的市場和原料，在軍事上離不開美國的核子傘，但是，在政治上却以反對美國為時尚。當然，愛知談話所持的理由也不過是對美國討價還價的張本而已。

西德之所以堅持「聯合浮動」，因為，歐洲各主要貨幣如彼此間保持固定匯率，漲落一致，則貨幣投機者不必以馬克為唯一爭購的對象，而可以將投機的壓力，由多數國家來分擔。英國所以不願參加「聯合浮動」，巴貝爾言之已詳，其堅定立場贏得保守和勞工兩黨共同的讚許。義大利的里拉是弱勢貨幣之一，其立場接近英國。法國向來堅持建立共同市場統一貨幣以對抗美元，而以共同市場內部貨幣平價之固定為前提，但在德、英的不同立場之

間難有所偏袒，所以僅僅着重於要求美國負起責任而已。

不同的經濟條件即有不同的利害關係，從而形成各國歧異的立場。怎樣來協調各國的利益，使其走上共同的道路，誠然是崎嶇不易的。此所以，從三月二日起，國際官方外匯市場關閉了兩星期之久，於十九日始行開放。

叁 緊急決定

在傳說紛紜，論議盈庭聲中，十四國（歐洲共同市場九國暨美、加、日、瑞士和瑞典等五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從三月九日起在巴黎舉行會議，經過兩天的討論後，決定延至三月十六日再行開會。在這幾天的空隙時間中，共同市場九國於十一至十二日舉行了八天以來的第三次會議（第一次在三月四日，第二次在三月八日）。顯然，九國內部的問題和九國對其他國家之間的問題是兩回事，所以要分別解決。

共同市場財長們馬拉松式的會議，到十二日清晨告結束，發表一項公報，其中主要的包括兩項：第一是西德、法國、丹麥、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等六國的貨幣聯合一致，對外國貨幣實行浮動匯率；至於英國、愛爾蘭和義大利等三國，則暫時根據各國自己的基礎，繼續使其貨幣在規定的限制之外浮動。第二是，西德為了使聯合浮動的六國成為協調的整體，允將馬克升值百分之三。（註十一）

十四國於六月十六日再度開會後，也發表一項公報（註十二），將九國的決定和其他五國的意見綜合起來作成全體的決定，總算暫時解決問題，使各重要的官方金融市場得於停業兩週之後，宣佈三月十九日重新開放。

公報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共同市場內部，西德、法國、丹麥、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等六國的貨幣平價仍保持以往制度，漲落幅度各以百分之二·二五為限。其它國家的貨幣，如英國、愛爾蘭、日本和加拿大等四國，暫仍保持浮動匯率。不過，義大利、英國和愛爾蘭三國表明，它們將儘速和共同市場其它國家採取同樣的匯率制度，漲落幅度各不超過百分之二·二五；並且，目前的浮動也要和共同市場夥伴進行磋商。

（二）各國重申他們的決定以集體力量保護一個有秩序的匯率制度。為達

此目的，他們同意在最近的將來，透過進一步的研究，作為一項緊急的事項來完成其達到這種外匯市場的運行辦法。

(三)他們原則上同意，為了便於維持有秩序的狀況，在適當時機實施官方對於外匯市場的干預是有用的。為了實施這種干預，在有需要時各國得以互相融通資金，以保證為實行干預有充足的來源。現行之交換的便利(Existing "Swap" Facilities)須予擴大。

(四)有些國家宣佈將採取限制資金內流的補充辦法。美國當局強調將在一九七四年底逐漸放鬆其對於長期資金外流的管制，以與其國際收支平衡之地位相配合。美國當局也考慮採取適當的行動以撤除資金流入美國的禁令。國際收支處於強勢地位的國家也要考慮撤除或放寬對於資金外流，特別是對於長期資金外流的限制之可能性。

(五)他們注意到防阻投機資金流動之必要。要對於最近龐大資金流動的來源和性質求得更充分的瞭解。關於歐洲美元的市場，他們同意應加緊研究怎樣去減少這些市場之輕易的流動性的方法，要關照到國際貨幣制度長期操作之複雜性。在其他因素之中，以上這些研究工作的本身將可使國際貨幣基金各會員國自知其官方準備在那個市場中的限度；並且也自知配合其本國的銀行市場必須有多少準備。對於前者，各國代表肯定的說，它們的當局將必完成若干工作，使其本身的準備可以逐漸的、審慎的予以收回。美國將要考慮在市場情形允許之下鼓勵歐洲美元基金流入美國的可能。

(六)關於貨幣改革的討論，代表們同意，對於官方通貨平衡之儲備與統一的建議值得全盤與迫切的注意。這個問題已經安排在國際貨幣基金二十國委員會的議程之內。

(七)代表們重申他們對於戰後管理國際經濟關係之基本原則的信守，即是：最大可能的國際貿易與投資的自由，以及避免因競爭之便利而改變匯率。他們聲明決心繼續運用現有的國際經濟合作組織來維護這些有利於所有會員國的原則。

(八)各國代表一致相信，依最後的分析，國際貨幣的穩定，是依賴於各國約束膨脹之努力的成就。他們決心尋求達此目的之充分適合的政策。

(九)代表們相信，這些行動，總合起來，將必發動一項國際性的負責的計劃，來對付近來出現的投機的壓力，並維護有秩序的國際貨幣體制，此時

，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還在加緊進行中。他們重申他們關切，在國際貨幣基金會二十國委員會的組織內，對於這項工作能加速進行，及早獲得結論。

以上十四國會議所作決定，其意義有須加分析者：

第一，各國所採取的浮動匯率，不是「清潔浮動」(Clean Float)而是「混濁浮動」(Dirty Float)。所謂「清潔浮動」就是讓供給和需求的市場力量將一種貨幣的匯率提高或壓低，不管國際貿易、旅遊、長期投資、政府支付或投機活動將怎樣增加或減少對於外匯的供給或需求。「混濁的浮動」則是指，政府為了保持或達到某種合乎要求的匯率(例如，保障輸出市場)或是為了由某種匯率轉變到另一種匯率比較和緩，以免一日或一週間匯率過大的變動會引起更多的投機或擾亂貿易。「清潔」和「混濁」的同意語就是「非管制的」和「管制的」。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十四國會議決定的辦法，較諸舒爾茲所設計以一國之外匯準備作為客觀標準來衡量其貨幣之是否需要升值或貶值，其作為新貨幣制度的基礎，要更為妥善。他們認為目前發展的制度，可以成為既具彈性而又能穩定的貨幣制度。

第二，關於浮動的幅度，有「洞中蛇」(Snake in the Tunnell)和「水中蛇」(Water Snake)之稱。所謂「洞中蛇」是指有限制的浮動，就是如上述六國所採取的漲落各不超過規定平價百分之二·二五。所謂「水中蛇」是指無限制的浮動，如前述日本、英國、義大利、愛爾蘭和加拿大所採辦法，即屬此類。

論者以為，匯率對於依賴對外貿易較重的國家是非常重要的，因其必須取信於市場，一個國家如美國，其輸出總量不過等於國民生產毛額百分之五，就可以經得起匯率大幅度的變動；而歐洲國家，它們的輸出平均達國民生產毛額百分之二十，就比較不歡迎匯率之多變。此所以，西歐寧願採取「混濁的」、「洞中蛇」的浮動，而摒斥「清潔的」、「水中蛇」的浮動。(註十三)

上述公報要點的第五和第六兩項，似係針對美國的主張所作決定，因為美國曾提議將各國的外匯準備額加以限定。第七項似為接受日本的意見，如上述，愛知曾經提出，在未取得保證各國不因貿易競爭之便利而貶值其貨幣以前，日元將不回到固定匯率。

肆 二十國會議

國際貨幣基金會在一九七二年年中產生了代表一百二十五個國家的國際貨幣改革二十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於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兩天在華盛頓開會，會後發表公報。公報中說：委員會各成員同意，需要一個有秩序的國際貨幣，這新貨幣要在「加強後的國際貨幣基金會這一機構內互相協助和諮商，以此為基礎來促進世界貿易和就業的成長以及經濟的發展，並將支持全世界各國貨幣當局從事其國內反膨脹的努力。」

公報中說，目前西歐各國和日本所施行的對美元的浮動匯率，在特殊情形下，提供了有用的技術；但是重申在未來任何制度中，匯率必須固定。認為這是兩天會議中最重要決定。

會議成立了兩個技術工作小組。其中之一，負責尋求如何透過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商討，來調整各國國際收支之盈餘或赤字。另一小組則負責加緊研究怎樣對付大量資金流動的問題，這種流動資金的投機活動擾亂了國際貨幣市場。同時也要研究最近幾個星期以來曾經迫使馬克、日元和其他貨幣採取浮動匯率的歐洲美元的問題。

公報並說明，二十國委員會的商討是集中於以下：

——國際收支之平衡應有較好的調節辦法。

——國際對世界有效信用的管理應加改善。國際貨幣基金會所發行的，有紙金之稱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應當變成改革後貨幣制度的主要準備資產。這是對於黃金之仍然作為主要準備資產的又一次打擊。

——加緊研究歐洲美元及其他投機資金的問題。

——反對用管制對外貿易來達到調整國際收支平衡的目的。開發中國家，在可能情形下，應免受其他國家所施貿易和資金的管制。

會議承認，貨幣制度的改革必須促進經濟發展，並使真實資源由已開發國家流入開發中國家。

由各國財政部長所組成的工作小組，宣佈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將在華盛頓舉行另一次會議，討論這次會議中所未提出的資料。這項資料將包括

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崎嶇道路

有關開發中國家特別利益的事項。（註十四）

在這次會議中，據報導，美國財政部長舒爾茲主張，新的制度應當是固定但易於調整的匯率，各國幣值可以按照其國際收支盈虧情況予以改變，並且留給暫時浮動的餘地。前已述及，這是舒爾茲所擬定而由美國於去年九月向國際貨幣基金會提出的。英國財相巴貝爾則要求主席在下次會議中安排程序，討論他所將提出的「四點計劃」。日本的愛知揆一說：建立新貨幣制度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黃金與美元之可以互相兌換。這顯然是針對美國而發，但未為與會代表們所重視。（註十五）

在這次會議之前，二十四個開發中國家的財政部長在華盛頓開會。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有八國代表參加。他們抨擊三月十六日十四國巴黎會議的決定，第一，認為十四國會議是在國際貨幣基金會體系之外的會議，這破壞了國際商討的應有程序。第二，普遍的浮動匯率，使開發中國家難以保持其外匯準備的購買力，並且惡劣的影響了開發中國家對於有效的計劃它們的經濟和增加與拓展它們的輸出的努力。（註十六）

二十國委員會雖然還沒有決定任何具體方案，但是，決定了兩個重要的方向：第一是提高特別提款權的作用以代替不足的黃金和動搖的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第二是肯定了匯率之固定是必要的，一掃近來一些以浮動匯率為常制，而固定匯率將成為過去的看法。

二十國委員會的工作是為今年九月底將在肯亞的乃洛比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年會作準備。一般國家都認為，改革國際貨幣制度已不容再事拖延，要求在九月會議中能具有具體的成就。

伍 結論

幾年來國際貨幣制度的動盪，影響了世界上每一個人的利益。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不列顛制度基本上是採取金本位，而可以兌換為黃金的美元為其代表。到了後來，國際貿易量增長增高，而黃金產量不能配合增加，無力擔當國際貨幣的責任；此外，美國所發行美元與其所貯藏黃金數量之比也愈拉愈遠，失去了美元之代表黃金的作用。一九六八年三月的黃金兩價政策以及一九七一年尼克森之宣佈停止以美元兌換黃金，使美元與黃金已毫無關係。

顯然，二十國委員會決定以特別提款權來逐漸代替黃金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是正確的。

因爲：

第一，現在支持美元價值的背景已不是黃金而是美國的經濟，因之，美元的價值決定於美國的經濟條件。貨幣不獨是交易的媒介，也是衡量價值的工具和儲藏價值的工具，假若它沒有其獨立的價值，而決定於某一個國家經濟條件的演變，這是不合理也不公平的。進一步說，美國主張匯率應可以機動調整，就一國本身的貨幣說，是可行的。但是，美元現作為國際貨幣，怎能憑美國的經濟來改變其價值？所以，美元之作為國際貨幣早已不合實際。

第二，黃金數量不足，而又沒有其他具有內在價值的物質可以代替黃金或與黃金並行。進而言之，即使找到其他內在價值高的物質，但其價值亦必受其產量的影響而隨時變動，不能負起價值之衡量與儲蓄的任務。

有人以為特別提款權沒有其內在價值，如其發行量膨脹將不可收拾。這是應有的顧慮。問題在如何建立健全的機構和制度加以管理。茲以為，有幾項原則是必須掌握的。

第一、現行的特別提款權，可以採行其制度而給予一種貨幣的名稱，以資便利。

第二、現行特別提款權是記帳單位，沒有發行的鈔券，為使用便利計，似可發行某些面額的鈔券，使其可以流通於國際之間，而不流通於各國的國內市場。

第三、特別提款權的管理，原有堪稱嚴密的制度。但有一原則必不能違反：特別提款權（新國際貨幣）之取得必須透過以商品或勞務來換取，而不能採取分配的辦法。當然，以往之持有黃金與美元者，應承認其價值而予以兌換為新的國際貨幣。

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道路是崎嶇的，但是，為進行國際經濟合作，必須打通這條崎嶇的道路。今年九月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年會的任務是舉世所期望的。

註一：參考六十二年三月十日出版之「問題與研究」第十二卷第六期所刊「

國際貨幣又一次風暴」一文。

註二：參考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註三：參考一九七三年三月五日“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所刊“The Era of ‘Growing Prosperity’ That Nixon Sees”。

註四：參考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及三月四日“The Japan Times”。

註五：參考同註二資料。

註六：參考一九七三年三月五日“The Times”。

註七：同註六。

註八：參考一九七三年三月五日“The Times”所載“Split Between Fed

Chairman and Treasury Chief Reflects U. S. Dilemma on

Dollar Crisis”。

註九：見一九七三年三月四日“The Japan Times”。

註十：見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九日“The Times Business News”。

註十一：見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三日“The Japan Times”。

註十二：見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八日“The Japan Times”。

註十三：參考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南華早報所載Leonard Silk所作評

論：“Can the ‘dirty float’ bring Desired Money Stability?”

註十四：見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九日“China News”所刊美聯社華盛頓電訊

。

註十五：參考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南華早報。同日“The Japan Times

”。

註十六：參考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南華早報。

季辛吉原著 李其泰教授譯

美國外交政策

·再版·

每冊實售

十五元